

陳州府志卷之二十六

楚鄂崔應階吉升氏纂修

藝文三

記

重修畫卦臺記

州牧方子光

上古事多荒遠無可考信故書自唐虞史始黃帝誠愼之也他如四紀所載循蜚疏仡之君爲皇爲羲爲炎爲媯靡不神奇靈聖尚論者以或然或不然置之而陳之人所爲尊且信者於太昊伏羲氏獨千百世不衰仰其遺容傳其古蹟若可咫尺遇之蓋都邑於斯陵墓於斯其陵前之

白龜池池上之畫卦臺章章在人耳目非如記載流傳之
無據也然而後之君子疑之或曰陵墓非古也棺槨制自
黃帝去太昊氏遠甚無棺槨卽無陵或曰都于陳而葬於
山陽非一地與此所傳特異或曰龜書出洛疑非蔡水蔡
之側安得有龜池或曰八卦本於河圖今舍圖取書而曰
得龜因以畫卦事尤不類余竊以爲不然夫古者文字未
立故事不盡傳獨所畫卦象首列天地間長爲羣經之宗
後世之文若經史子集踵事滋煩誰不範圍於一畫六書
之內而爲枝葉之有本川瀆之有源其可疑焉否耶謂畫
卦非羲皇不可謂羲皇非都陳不可卽謂陳非畫卦之地

不可陳之人因其地而壇之因其壇而臺之無一非可考
可信者也且天下之人有不信夫易之爲經者乎易傳有
之古之葬者不封不樹是棺槨未興未嘗無葬且聖人作
易幽贊生著今著生義陵千祀不絕是神靈所棲爲不誣

也至其推論畫卦之始更詳且備如所云觀鳥獸之文者
豈真有點畫可求如後世所傳圖像哉猶之聽鳥鳴而知
律觀木落而知舟常人視之爲旋毛爲枯甲聖人視之爲
圖爲書爲卦象所自出也陳之人尊且信之奉爲萬世文
字祖固宗經重道者所必取已間嘗考之他籍如一統志
則稱爲樸著壇如路史註則稱爲八卦壇前代名賢若李

邕若張齊賢皆有碑記之惜乎其不傳而壇之有臺孤立水濱興廢不一其可得而知者一修於正統州守張志道主之再修於嘉靖州守唐方及李應霖主之再修於萬歷州守洪蒸及汝升主之今且廢爲榛莽唯八角一亭尚在今因而增築建爲三堂繚以周垣以附於諸君子之後俾陳之人得永慰其尊且信之心而以告天下之人尊之信之者皆當無異乎陳之人也

重修讀書臺記

前人

讀書臺者宋蘇子子由教授陳州之所築也州環水而城之外皆渟潴如湖而西北別有柳湖與諸水相回互

湍流爲巨觀湖中高邱孤立蘇子築室其上呼之爲子由
亭蘇湖亭者皆後人追慕蘇子而稱之若築室之初則所
題爲讀書臺者近是余嘗考其故蹟柳湖舊名旱湖自蘇
子之來春水忽生長爲巨浸今臺之四垂環俯清流烟雪
日月態狀萬千與蘇子之澤俱永足爲千古美談而蘇子
之意不盡乎此也湖之旁故多柳湖以內多植荷花如所
稱長堤萬樹浮香十里者可以娛目可以賞心而蘇子之
意不盡乎此也蘇子旣從張公安道游復得李簡夫爲友
同時游覽之侶皆名臣皆端士世共目爲君子足相引重
而蘇子之意又不盡乎此也聞諸蘇子之言曰朝廷方以

徭役責成郡邑余獨以詩書諷議其間唯兢兢然以脫於
簡書爲幸然則蘇子之居是臺也其意誠深遠矣夫蘇子
以執政之怒出爲推官及其受張公之辟俯視學博而甘
之天下之人安得以一官寵辱之哉其爲學博也低頭經
史不與世事且旁求乎道家養生之說跡其所爲似有得
於若虛若谷之學者然則蘇子之居是臺也善讀書者又
莫如蘇子矣嗚呼當蘇子之世豈無以讀書自命且以不
讀書誦天下者然讀春秋則斥其腐讀周官則誤用其法
讀詩書則爲新說以惑世法律滋繁奔走天下善讀者不
如是也而蘇子且閉門却掃蕭然弦誦之餘挫廉逃名近

於有道昔子瞻貽詩戒弟有勿爲刑名碌碌同生之語不
可於斯臺得其遺意與余於簿書之暇時過柳湖目擊頽
廢因重構之而識其歲月焉使後之登斯臺者論蘇子之
世穆然想見蘇子之人不但以流連遺勝爲佳事也斯臺
真足以不朽已

子由亭記

陳治舊有蓮花池宋蘇轍嘗讀書其處名曰蘇湖子由亭
環亭皆水也荷花盛開香襲數里騷客達尊臨流覽勝時
吟咏焉自寇火灰燼堂榭傾圯郡守高公偕郡人李世培
衛守備劉天福捐金重建仍存斷碣遺詩於其上後郡守

李公復元題其扁曰宛在亭順治十六年大水亭柱復就頽圯郡守王公諱士麟贊郡陳公諱可久復爲修葺臺周匝砌小墻一圍王公題扁于亭曰水中天

勞治軒記

兵憲
蔡含靈

勞治軒者勞治主人自名其所居淮陽署齋也主人居淮陽二載耳不停于聽目不停于視手與口不停于問且書主人可謂勞矣而所部卒不治雖不治矣而主人終不厭辭其勞故以名其軒曰勞治示志也客見而訝之曰迂哉子矣夫夫治之道無事爲福子不聞汲長孺之守茲耶乎一清靜持大體吏習而民安之郡以治稱今州治之廳事

猶以臥治名斯其遺事盛規也子乃役役焉僕僕焉日不
暇給無乃苛于事情而所見之不廣耶主人曰有是也雖
然談何容易哉夫長孺社稷臣漢廷自霍子孟以下弗及
也是謂以人人宜臥臥能治也漢之文景之業茂矣武帝
去文景未遠民氣和樂禁網疎濶是謂以時時宜臥臥且
治也夫某之愚不肖子所知也今民方殆矣困于財疲于
役流離于水旱夫人與時俱遠不逮於古而乃欲尚元理
托遠雅居今日之時而襲古人之事吾恐咎過之叢集也
尚何望治之與有客日子之言勞也似也顧吾猶疑之夫
耕將以望穫也賈將以望售也卽如子所言固將以望治

也乃吾聞之碭宋之間寇盜時警許賴有未均之田睢虞有懸納之賦荒田彌望逃亡相繼其將謂之治與其將不謂之治與若猶不謂之治也而子之日執其勞也何居而且以爲勞治也又何居吾甚不能爲子解也主人曰此庸足解也夫所謂治者有辨也彼臥治而以治言臥而能治也此勞治而以治言勞而思治也且子亦聞病者之須醫乎病淺則醫之易而爲效速病劇則醫之難而取效遲今此之民病而久痼之民也臟腑否隔百節俱痿所存者一息耳幸而外診不加則猶可苟延旦夕之命否則須臾立斃矣爲之醫者勢必日日診視在在調護旣防其外又養

其內今日疏一經焉未起也明日通一節焉未起也遲之
又久外故日遠內氣漸榮然後可以望其生蘇也夫豈皮
膚之傷而倉猝可收之效也夫病者困于積而感之者又
雜至焉吾幾爲之防之又幾爲之調之日計不足繼之累
歲如是卽何能不勞勞又何能卽治也夫事有所不可勢
有所不能古與今有所不相能此在大賢有難齊之而况
以某之么廝顧敢冀非時之利而希捷獵之獲哉

陳侯孫公創立義學義田記

署州 篆 吳景燁

甲寅秋陳刺史三韓孫公諱芳以卓異遷江南太守急之
任余代庖來陳見其庶政懋康百度釐飭區畫經紀允堪

垂久宜乎不三年而秩再晉也臨行爲余執手囑其成厥志者唯義學餼田一事宛邱自兵興以來誦讀不無衰輟公下車集郡生於明倫堂課藝而高下之月以爲常筆卷饌具悉出廉俸繼立義學數處備束修延師儒以教國之貧無資者於論鼓鍾蒸我髦士不期月而宛邱絃歌比鄰魯云公又慮興廢隨人後無以繼乃商之郡齋長陳思濟張象偉二生捐俸置義田八處更慮耕種無資復輸銀置牛種農器罔不備隨延義師七人各授一處莊田牛種以作束修之資得廣教育永著教思其人並莊田等聽其隨年更張其所創可千年不弊此良刺史特立之曠典實陳

郡不朽之盛事也余心儀公之善政善教恐法久弊滋入
遠事廢於是請詳本府太守黃公批興立義學千古美事
應以勒石垂久以志永思余復命董事者陳思濟張象偉
搆石鐫之孫刺史之澤當與宛水俱長矣

潔已鄉與言書院記

潔已鄉卽古之互鄉鄉之人諱其字爲古庸非也明季崇
禎九年束鹿張公兵備睢陳憫其土瘠民悍擇官宋景運
督理於集所創建書院顏曰與言立東西兩社延名師集
鄉之子弟而董率之更其鄉曰潔已蓋祖宣聖教童子之
教以教之也復置學田歲入其租以供費朔望鳴鐸月終

會文頑者廉之椎魯者詩書潤澤之駸駸乎風俗丕變至
今永賴云公諱鵬翀號襟溟天啓壬戌進士刺史沈君諱
萬春勲費經營多著成績刻有與言書院文集行世附錄
立社學捐置義田大畧於後

睢陳道張哀憫愚頑廣開舍舊從新之路大展移風易俗
之權更其鄉名曰潔已鄉議立社學延聚生徒講明

聖諭曉導羣迷置書院一區名曰與言書院廣詢士論訪舉學

行共推生員劉賓司作棟爲社學領袖初慮學基之窄閭
宦首倡捐地以拓之復慮膳讀無資近集生員劉宏印劉
附明劉鞏明劉欲清劉欲鴻共捐義田五百畝州官又設

處地二百畝歲收其租用給薪水列爲七款榜之書院
一定尊崇大堂懸掛硃地金書

聖諭榜額奉

先師孔子木主朔望日防守官專司香火

一勤講課每月朔在院及附近諸生鄉約防守保甲耆老
齊集聽候州學教官親詣講明

聖諭其望日諸生人等自相講每歲仲春仲秋或朔或望州官
親往每月下旬諸生會文一次卽於朔日彙送教官評
閱解卷州官復加評閱選解睢陳道評閱

一端蒙養化誨頑暴須從弟子漸漸養成應於劉司兩生

外另擇句讀蒙師在附近書院去處教訓貧難子弟使之識字知書粗諳儀節或於不拒童子之意亦有當者一示勸懲凡本集及附近軍民有孝弟節義昭著者講學之日花紅獎賞或給扁額廬其敗倫傷化武斷鄉曲不務生理兼作非爲之徒輕則朔日教官訓誡重則呈解本州審明解道枷示該集此皆風勵大典務令諸生防守鄉約公同開報敢有徇情修怨者並治不貸

一酌學租查義田所出除完納稅糧外大約較每歲豐歉相半寧從其儉酌爲租額每畝夏麥秋穀各一斗屬劉生捐助者仍責成本生屬本州設處者特責成防守照

畝輸租如期運州另倉收貯

議門役啟閉洒掃着令住居書院門首耳房專司晨昏啟閉洒掃之役歲給以糧

一限支給在院二生每歲各給糧三十石蒙師一人每歲應給糧十石俱夏麥秋穀各半遇文期應支糧二石供給諸生仍應支糧二石給防守爲朔望香燭紙課之費外議設啟閉門役一名歲應給糧三石六斗再查本集附近有年七十以上無子貧獨者每人歲給糧一石示養老於學之意一切支給俱令如期具領以次發給登記印簿歲終呈道查核其教官臨講供給本